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杜申

御題何楷詩經世本古義

明何楷閩人著詩經世本古義凡二十八卷依時代爲次名曰世本古義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而殿以曹風下泉計三代有詩之世始夏少康終周敬王凡二十八王因配以二十八宿各爲序目雖其書於名物訓詁考證詳明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强附名姓時代以舒窈糾兮指爲夏徵舒碩鼠指爲魏壽餘又以草蟲爲南陔菁莪爲由儀緍蠻爲崇邱

穿鑿傅會不可枚舉且以孔子删定之三百篇敢於任意顛倒不師古訓妄興異議實索隱行怪之徒不可為訓徒供考證正宜束之高閣耳

弗遵孔子所删詩叙世傳經自出奇割裂雅風畏忘彼差排星宿巧符其楷而失則何之謂撰以成乖杜豈辭可惜用功無用地束諸高閣合於斯

經部三

詩經世本古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㫖依時代為次故名曰世本古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為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

之詩殷馬計三代有詩之世二十八王各為
序目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
篇用韻語排比成文著所以論列之意考詩
序之傳最古已不盡得作者名氏故鄭氏詩
譜闕有間焉三家所述如關雎出畢公黍離
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之弗傳楷
乃於三千年後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
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懮受兮

之文即指以為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為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為豳雅豐年良耜為豳頌即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為南陔以菁菁者莪為由儀以緜蠻為崇邱人孰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攷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

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為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經世本古義序

昔者孔子之教天下道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為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為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筞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為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是故易體也春秋用也垂書詩以寄禮樂聖人治世之跡所以流露于體用之間者也然以理言

則禮樂仍與易為類物之有本末也以事言則書詩又與春秋為類道之有升降也不明乎此亦未有能讀書誦詩者也夫以書為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將安取此嗟乎詩教失傳莫大于是今夫詩在書中不過諸製之一若五子之歌是也諸製各因一事而作宜不能多而詩則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詠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當孔子之世而古詩存者至三千餘亦云夥矣而所

删存者屢屢止此其所以存之者必有故也繇其所從

來者異故於一體中自以風雅頌為之標别然亦必皆

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

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

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為此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

公劉遷豳諸詩以續五子之後取王季文王諸詠以廣

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書斷於穆春秋始於平

中間若厲宣幽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

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之際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也今以世考之詩亡于下泉正當敬王之時春秋之作適有感是時耳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聖人之刪書也其心猶以王為未足也曰必如帝者斯可矣刪詩則不及帝矣而其大指所在將惓惓屬望于中興曰孰能如夏之少康殷之盤庚武丁

者乎故於二代之詩獨有取于三君之世此尤足以見春秋託始平王之意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于詩中者犂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特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不及書明乎舉詩足以兼書猶之舉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

太淺索詩太易盡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著之為經
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何如精嚴而可輕以里
巷謳吟丈人詞曲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
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攷之山川
譜系以摭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艸木以通其意既又訂
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誤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
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為世為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
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當其沉思莫解

寢食都忘疑竅將開鬼神如牖亦閱七載手不停披斯
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
誦詩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與經宿配每篇倣古序
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諸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
之後欲使觀者了其巔末有所攷鏡焉挂漏之病知不
能無糺繆拾遺以俟來哲崇禎十有四年歲次辛巳夏
四月丁卯古閩何楷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首

明 何楷 撰

原引

古文詩作䛐从言从之心有所之形而為言斯其義也說文云詩志也志發于言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班固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詩謂之歌太師采之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禮記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文中子云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

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陳傅良云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覩之詩刺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為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別其美惡以資教化

詩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朱子云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

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禨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棄取之間官實爲政故變文施寺古文詁右施之今文詩右施寺寺者法度之廷也說文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或曰寺之爲言侍也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詩寺人孟子疏云言寺者欲取親近侍御之義取其可以侍御于君也虞書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左傳云瞽誦詩諫此以詩侍御于君之義也又孔穎達云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曰詩負之注謂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曰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志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今按言志爲詩

自是本訓更取持義已屬迂遠若內則詩負之云直是緣詩持相近而誤但當通作持耳强訓為承支離斯甚

上古質樸靡得而稱肇舜命夔詩名方顯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孔穎達云哀樂之起寘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繇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又云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迨乎孔子之世古詩存者三千餘篇於是去其繁複錄其止于禮義廑得十之一司馬

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朱子云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程子云虞之君臣迭相賡和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

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繇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

著以為經

王應麟云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校以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

猗歟偉矣

韓詩外傳云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噫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常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論語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及門之士能言詩者惟商賜二賢嘗蒙許可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又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其後孟子說詩獨精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秦燔滅文章而詩以播在諷誦獲全班固云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漢興有魯齊燕三家之學皆列學官

司馬遷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按魯詩弟子顯者為孔安國韋玄成王式龔遂齊詩弟子顯者為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韓生即韓太傅名嬰

魯最先顯

當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韓嬰為孝文時博士轅固為孝景時博士

齊最先亡

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今韓詩所傳唯有外傳十卷

魯詩出于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齊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乃

自謂其詩不如易深班固藝文志云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孝宣時涿郡韓生以易徵曰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孟堅揚抑三家獨許魯為近之固云齊燕魯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最後毛公詩出稱得傳于子夏不與三家同以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毛公名亨或云魯人或云河間人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陸璣云子夏傳魯人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傳至衛敬仲有序行世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

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㫖于今傳于世鄭樵云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𤣥爲之註而毛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説非也序有鄭注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字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師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説而爲之也或者又曰序之文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説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歴代講師之説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

襍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朱子云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然鄭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程大昌云古序之與大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詩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詞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睢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

鄭康成氏

遵暢毛旨特為之箋 鄭樵云箋之為言魏晉間所以致辭于皇太子諸王者也鄭以君師之禮

待毛故特稱焉又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矣呂祖謙云左氏所引詩多與毛氏合歐陽修云毛氏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鄭又著有詩譜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歟

自後言詩者不越毛鄭為宗至宋諸儒間用已意有所發明而朱子集傳多不取小序及二氏之說其書簡徑易曉讀者便之於是古學益微近世又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意覬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

馬楷家世受詩先曾大父志齋府君諱良紹處士先大父印海府君諱湛郡別駕先君即印海府君每舉孟子論世一法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以為詩學要領謂不能論其世以知其人則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不能知其詩之從何而作則所以說之者皆囈語耳又引文中子聖人述史三焉之說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繇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謂書詩春秋原相首尾詩即史也

小子受而識之不自揣量旁稽力索積以歲月始成詩

經世本古義一書按古有世本十五篇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又皇甫謐顏之推皆謂世本左丘明所書今不傳故家大人竊取其名而復繫古義二字于下者所以示別也每篇各爲小引以識其世計三代有詩之王世共二十八王具有依據亦多舊所未發非敢求多前賢聊以仰承先志云爾若夫榷訓詁則鄭漢鄭玄字康成孔唐孔穎達字仲達著正義之功決不可誣古詩有云讀詩不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課進修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朱子云詩之爲經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無一理之不具其學之也嘗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尊聞行知

曾子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顧與誦詩者共勗諸

鄭夾漈有言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子路南容是之謂讀詩法蒙雖不敏請終身誦之

附錄

論十五國風

朱子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共十五國其次第先後傳者亦各不同周南名南

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毛氏詩詁訓傳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𤣥詩譜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鄶鄭陳秦豳此子貢傳申培說之次第也周樂次第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子貢申培其書新出近世鄭𤣥詩譜特以己意次其先後皆不足據先儒相傳一依毛傳間有推測亦或可觀然未必聖人之意也　至若詩之名風厥有三義其一者繫乎土天有八風以宣其氣人資五土以命其質故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之止也記曰鄭聲好濫滛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亦不同天子廵狩列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其一者本乎上風殊習異而上之人身先之淑慝政教之隆汚感焉漸焉其風動于人猶風之吹物入物于是乎雅俗乖和哀樂

溢思之效具形于謠詠而成風大序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古太師陳詩而天子躬于明堂臨觀攷政治焉葢其重也其一者辨乎體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雖不類而體則一是故風之體輕揚和婉託物而不着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辭之表大序所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諌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　又史記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艸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記云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朱子引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鑑戒耳然僅止于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縣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文中子云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曰猶吾君也吾

得逃乎何敢怨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其在雅頌前何也鄧元錫云風自下起故詩莫先于風家人風所自出故風莫大于閨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亦風也同風之道也頌者美盛德告成功于神明風者神明之道也明乎風而三經三緯之旨具達之矣陳際泰云國有風而天下無風風者立於外而觀之因以名之者也人有謂音之俗儉吳之俗能楚之俗慓者矣未聞有曰天下之俗或儉或能或慓者天下未嘗外此而合而歸之則其途襍既不可專指以為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又誰從其外而觀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之風者必其與我異又立於其外者也故殷立於夏之外則曰夏尚忠周立於殷之外則曰商尚質後世立於周之外則曰周尚文而中國立於蠻猿之外則曰蠻猿之俗貴壯而賤老何者以專指之以外名之勢固然也故諸侯之詩名之為風而天子之詩名之為雅為頌然

而周頌鬱而興即周之政事好尚見焉魯頌從而肆即魯之政事好尚見焉商頌簡而明即商之政事好尚見焉獨非風歟曰此所謂以專指之以外名之者也雅之正變可以觀世焉然不列於風者各有統焉耳雅與風其為世孰先幽先二南其先諸侯之時乎正大小雅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雅與邶鄘以下之時參襍斷自幽平之世乃國風則已有入春秋者矣風者出於雅之前後者也　又程大昌云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葢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

周名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均之為雅音類相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至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云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襍取無擇至於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繇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今按程氏謂自邶至豳皆不入樂以為徒詩是已若謂詩無風名則不必然樂記師乙告子貢明有歌風之語即季札亦曰是其衛風乎又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左傳曰風有采蘩采蘋至周禮大師教六詩以風為首則風名非出于古而何

論二雅

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矣雅本烏名說文以為楚烏也一名卑一名鷽居即小弁篇之鷽也取以名詩不知何義或謂詩有咏歎如烏之吁呼似矣然爾雅亦以雅名非詩也將安取乎又說文有疋字本訓為足而別引一說曰記也且曰古文以為詩大疋字按古文大小雅爾雅字本皆作疋若以記解疋於命書之意良順而疋之為字上象腓腸下从止衹宜訓為足何緣有記之義疑疋與書同音通用作書耳乃書之音去雅又遠讀者不應遂訛至此展轉推求終不可解愚意樂器中有所謂雅者周禮笙師職云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祴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舂牘應雅四者所以節之也陳暘云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

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賔出以雅用祴夏以示戒則工舞以雅可知先儒謂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旁有两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一曰中有椎髤畫為雲氣竊疑雅之取義蓋本於此故舊說相傳皆以正訓雅子夏云雅者正也程子云雅者正言其事又云雅者陳其正理張子厚亦云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而朱子則以為正雅之歌也愚按雅題不曰周者以所載皆周室之詩絕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若夫分為大小其故難明古今相傳有四說焉或主政或主理或主辭或主聲子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季氏云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賔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

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子云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馮時可云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此以上皆主政為説者也蘇轍云小雅之所以為小大雅之所以為大何也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葢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量盡于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陸九淵云小雅主事言大雅主理言謂之小者詩雖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謂之大則渾厚大醇矣鄧元錫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

大雅性通乎命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之所以別也此以上皆主理為說者也蘇軾云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嚴粲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襍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此以上皆主辭為說者也孔頴達云有大雅

小雅之聲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鄭樵云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别也程大昌亦云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南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别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别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陸深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莞曰小雅莞有鐘曰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為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聲而以名義求非詩之全體也此以上皆主聲為說者也之四說者分則各成一是執則必至難通在主政與主理者頗相彷彿彼以小雅如燕饗遣勞南征北伐之類固為小矣而常武之興師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在主辭與主聲者頗相彷

彿彼不外借風雅之純襍以别大小矣然棫樸旱麓靈臺鳧鷖非襍乎風者耶何以載于大天保六月車攻吉日非純乎雅者耶何以載于小乎郝敬于是槩括而合言之曰小雅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飄颻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而二雅之中又有正變之說其篇次依子夏序為據鄭玄云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内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大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賔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

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鄉國之君與天子於
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
鄉樂此其著畧大較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蘇氏云昔周之興也積仁行
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
正詩自成康以後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
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
之變鄭云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饗皆有樂尚矣周
公相成王定樂乃製為賓師友燕兄弟洽羣下勞使
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畢各因其尊親之義
上下之等敬愛之則具次為燕饗樂歌奏之時摭而
旁用焉命之曰小雅其祭祀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
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隆為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
曰大雅故雅者正也正者政也會朝政所自出燕饗
政所自行曰正也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成於國

故端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政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情而惟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燕饗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褱上志則政善而民安君不盡下下不匡上則雅道廢而政為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依大小雅以為文刺失導微而變雅作焉故上感下下格上莫大於二雅二雅政本也風先雅何也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人道之始政之根也小雅先大雅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通乎雅而政立政立而天下定矣朱子云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馮時可云大雅正經所

言受命配天繼代守成而小雅正經治內則惟燕勞羣臣朋友治外則惟命將出征以此律彼其體異矣故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太師審其所述自不容紊也至於二雅之變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讀者當自得之矣鄭云易傳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維詩也亦然正雅辭多易變雅辭多險其易易知可服存其險難知多複隱情性之理也蘇子瞻云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迫切而猶雍容何者士大夫言詞氣象終與凡民異爾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朱子云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孔仲達云王政

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又云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按以上皆本鄭箋正變之論而夾漈鄭氏獨以為不然其言曰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説斷斷乎不可易也

乃近代相傳有託為子貢詩傳申培詩説者取小雅大雅而各三分之其一曰小雅其二曰小雅續其三曰小雅傳大雅亦然蓋本于夾漈雅非有正變之辨而暗取東萊呂氏衍鄭孔之説按鄭康成謂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唐孔氏以已意廣之曰

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呂氏謂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以凡書非正經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今詳詩傳詩說之意以詩之美者分為正續皆謂之經而其餘詩之刺者皆歸之傳於舊所列宣王詩于變雅內者另摘出為續而其不以續名者即正雅也其以傳名者即變雅也既劃去正變之名以合于樵并劃去經之字以別于𤣥又獨存傳之目以符于呂彼自謂其偷之巧而不覺其欲益彌章也真贋書也如愚之意則并正變經傳之名皆去之可矣　小雅八十篇內笙詩六篇亡實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故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按六笙詩非真亡也本俱在小雅諸詩之中以其用為樂章特於篇中摘一字二

字以異其名而讀者不覺耳南陔即草蟲也束晳補亡詩註云陔隴也隴者大坂也篇中言陟彼南山故曰南陔也白華即采薇也其第四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以常棣華白故曰白華也華黍即出車也其第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是華黍也由庚即吉日也篇中有吉日庚午之語崇丘即緜蠻也曰丘阿曰丘隅曰丘側是崇丘也由儀即菁菁者莪也其首章曰樂且有儀且夫詩中此例非乏也姑舉漢廣亦摘篇中二字常武亦摘篇中一字不于此六詩紛也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采定數正與今詩見在篇數相合則六笙詩篇目其為衍無疑也　又按鄭玄謂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時之詩蓋泥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之說謂平世東遷則雅詩亡而降為王風矣愚考訂世次雅詩實有在東遷之後者陳際泰謂王風指王城而言之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其論可信　他如最難詳者又有四始五際之說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又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亥者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不知作何扶排而大雅得其一小雅得其四然必非聖人精蘊所在也

論三頌

劉勰云四始之至頌居其極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風雅序人事兼變正

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按頌有二義其本義則字从頁頁者首也故說文以爲貌也其借音則通作誦誦者諷也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也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注云頌之言誦也容也子夏序亦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美盛德之形容則貌之義也告成功于神明則誦之義也樂記師乙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三曰周曰魯曰商季札皆以爲盛德之所同而孔穎達謂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

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子夏序詩次三頌于二雅之後次魯頌于周頌次商頌于魯頌陳傅良謂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是也孔穎達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或有問于愚曰魯列國也何得有頌有頌是僭也商則先代矣而錄其頌何為必欲備三恪則何以不及虞夏乎曰此孔子之所私也以是為孔氏所刪之詩云爾蓋孔子初刪不出周詩雖公劉諸篇作于夏世關雎諸篇著在殷年而是周之先也孔子魯人也而其先則殷之子孫也吾而既刪詩矣則吾父母之國與吾先世之有天下者奈何使其詩

闕而不錄泯而失傳故存魯頌之四于周後而又綴商頌之五于魯後是孔子之所以自著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是刪之出于孔子也使刪詩非孔子或孔子非魯人又或其先非殷之子孫則必不錄此二頌也乃子貢傳但有周商二頌而取魯頌之詩襍豳詩為魯風夫風頌異體頌何得為風此後世淺儒所僞託豈足信哉　鄭元錫云夫周尚文雅文乎文矣故反本而受之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于命極矣故詩以頌終焉不其深乎陳際泰云頌于詩為最尊事神之道視燕饗受釐陳戒有加焉其後之何也風而雅雅而頌遞而尊之已焉且人事終而鬼事始徵風以德化感泯庶雅之君臣以慈惠盡下情道德襄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故天下之豫以薦帝享祖蔑繇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即雅亦多有此風主咏嘆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

也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歐陽脩云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　又按雅頌篇次頗有淆亂不依其世疑非孔子之舊　然孔子所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亦但據正樂而言謂某禮當奏某樂某樂之章當取之小雅或取之大雅某樂之章當取之頌皆各得其所耳非為序詩發也

篇次

角部

公劉　七月　甫田　大田

豐年　良耜　載芟　行葦

亢部

長發

氏部

那　烈祖　玄鳥

房部

殷武

心部

關雎　鵲巢　桃夭　螽斯
葛覃
尾部
采薇　卷耳　鹿鳴　南山有臺
伐木
箕部
草蟲　出車　四牡　杕杜
皇皇者華

斗部

采蘩　兔罝　樛木　南有嘉魚

羔羊　小星　江有汜　摽有梅

漢廣　芣苢　野有死麕　麟之趾

殷其靁　騶虞　行露　菁菁者莪

汝墳　魚麗　采蘋　鳧鷖

牛部

魚藻　緜　旱麓　皇矣

天作　既醉　雝　思齊
棫樸　靈臺　臣工　白駒
小宛
女部
閔予小子　匏有苦葉　鴟鴞　狼跋
伐柯　九罭　假樂　載見
烈文　訪落　小毖　敬之
東山　破斧　泮水　常棣

大明　文王有聲　思文　生民
我將　絲衣　楚茨　信南山
潛　桑扈　蓼蕭　湛露
彤弓　緜蠻　吉日　振鷺
有瞽　武　酌　賚
般　時邁　桓　有客
文王　蟋蟀　天保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斯干　泂酌

卷阿 凱風

虛部

采菽 昊天有成命 下武

噫嘻 甘棠

危部

執競 鼓鍾

室部

綢繆

壁部

還

奎部

柏舟　北門

婁部

漸漸之石　桑柔　四月　采綠

民勞　板　蕩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胃部

都人士　鴻雁　韓奕　六月

采芑　常武　江漢　無衣

崧高　黍苗　烝民　無羊

車攻　汎彼柏舟　庭燎　雲漢

祈父　沔水　黄鳥　鶴鳴

昴部

無將大車　隰桑　大東　巷伯

鴛鴦　白華　車舝　角弓
頍弁　瓠葉　小戎　正月
瞻卬　召旻　小旻　青蠅
我行其野　小弁　蓼莪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北山　何草不黃　小明
匪風　素冠　逍遥　丘中有麻
隰有萇楚　菀柳　巧言　苕之華
畢部

瞻彼洛矣　緇衣　車鄰　裳裳者華
溱洧　東門之墠　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
駟驖　賓之初筵　抑　淇奧
終南　蒹葭　黍離　中谷有蓷
碩人　綠衣　終風　日月
簡兮　考槃　采葛　遵大路
白石　山有樞　椒聊　戍申
君子于役　葛藟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將仲子　野有蔓草

背部

燕燕　擊鼓　節南山　雄雉

新臺　蝃蝀　君子偕老　靜女

相鼠　谷風　氓　何人斯

著　敝笱　葛屨　墓門

習習谷風　伯兮　兔爰　有女同車

鴇羽　山有扶蘇　狡童　蘀兮

褰裳　二子乘舟　芄蘭　牆有茨

鶉之奔奔　桑中　東方未明　盧令

參部

揚之水　風雨　南山　東方之日

猗嗟　無田　載驅　何彼穠矣

雞鳴

井部

大車　無衣七兮

鬼部

君子陽陽　防有鵲巢　伐檀　園有桃

河廣　干旄　竹竿　載馳

泉水　有狐　清人　木瓜

定之方中　采苓　陟岵　葛生

柳部

有杕　權輿　十畝之間　蜉蝣

俟人　渭陽　羔裘豹袪　有杕之杜

鳲鳩　羔裘　閟宮　有駜

駉　晨風　交交黄鳥

星部

碩鼠

張部

汾沮洳　株林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月出　澤陂　旄丘　式微

翼部

子衿　　丰

軫部

下泉

詩經世本古義卷首